



同文書庫·廈門文獻系列 第一輯

肆

沈琇瑩·撰

寄傲山館詞稿

壺天吟



寄傲山館詞稿

壺天吟

沈琇瑩·撰

同文書庫·廈門文獻系列 第一輯

肆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國家一級出版社
全國百佳圖書出版單位

前言

《寄傲山館詞稿》 壺天吟》收錄近代廈門流寓文人沈琇瑩（傲樵）的詞集和詩集各一種。詞集《寄傲山館詞稿》十四卷，係『菽莊叢書』第三種，一九四〇年鉛印刊行，綫裝二冊；詩集《壺天吟》六卷，係『菽莊叢書』第五種，一九四三年鉛印刊行，綫裝二冊。現據原版影印，合二種四冊爲一集。《寄傲山館詞稿》和《壺天吟》第二冊的影印底本爲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本，《壺天吟》第一冊的影印底本爲廈門市圖書館藏本。

一

沈琇瑩（一八七〇—一九四四），字琛笙，號傲樵、南嶽傲樵，又號栗坪拙叟，別署拙叟、壺天醉客。湖南衡陽清泉縣人。曾就學於衡陽嶽屏、石鼓、船山等書院，被船山書院山長王闓運收至門下。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年）舉人。一九〇四年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先後參加華興會、同盟會。一九〇七年歸國後赴京謁選，揀選知縣，嗣後任廣州候補兩廣鹽運使，兼任廣東法政大學堂教授。任職廣州時，與流寓此地的閩臺名士許南英（一八五五—一九一七）結識，意氣相投。他後來在爲許南英

《窺園留草》所寫的序言中稱：「歲辛亥，余識許蘊白先生於羊城聽秋聲館，談藝甚歡。暇則招同唱和，或至忘昏曉。嗣客鄉江，客鷺門，唱和一如在羊城時。」（沈琇瑩《窺園留草·沈序》，見許南英《窺園留草》，周憲文、楊亮功、吳幅員等編《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八輯，臺灣大通書局一九八七年印行，第五頁）

一九一三年年初，許南英任龍溪縣知事，即聘沈琇瑩為龍溪縣修志局總纂，重修《龍溪縣志》。不久，沈氏即擬離閩赴京，另覓機遇。當時他曾作疊韻和施士潔《金縷曲（卧病紫陽古署，簡沈傲樵）》詞，表達此意。此詞后被刪棄，未收入《寄傲山館詞稿》，但從施士潔的再疊韻詞可窺一二。施士潔詞《前調再疊韻（傲樵擬作燕遊，疊韻再和；根觸舊夢，因再疊前韻酬之）》上闕：「斗米長安索，猛回頭諸公衮衮，祖鞭先著。君欲燕昭臺上去，誰和荆卿徵曲？應笑殺黃金太俗。安得鬼才長吉句，倒奚囊嘔盡胸中惡？茵與溷，任飄落。」（施士潔《後蘇龕合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一九九三年印行，第三四五頁）恰在此時，經許南英引薦，沈琇瑩結識了廈門名士林爾嘉（一八七五—一九五一），且成莫逆交。時菽莊吟社初創，「菽莊主人開東閣招詩客，有古月泉之風」（沈琇瑩《紅蘭館詩鈔·序》，見蘇大山著《紅蘭館詩鈔》，戊辰年（一九二八年）刊印本，序第一頁），沈琇瑩遂被招攬入社。林爾嘉在為其《寄傲山館詞稿》寫的序言中稱：「菽莊吟社肇自甲寅，聞南嶽傲樵僑居霞中，亟延之入社，商略金石文字。暇時則與社侶即景唱和，至相得也。」（林爾嘉《寄傲山館詞稿·序》）甲寅即一九一四年；霞中即漳州，漳州古有霞漳、丹霞之別稱。許南英有詩，題為：「甲寅閏五月七日偕沈琛笙、徐蘊山赴菽莊詩社；夜發薌江，曉至江東橋趨謁黃石齋先生講堂。」（許南英《窺園留草》，《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八輯，第一四九頁）所言應是沈氏入菽莊之始。自此，沈琇瑩移居鼓浪嶼，入駐菽莊吟社。

沈琇瑩是湖湘詩派領袖王闓運（一八三三—一九一六，字壬秋，號湘綺）的人室弟子、得意門生，也是湖湘詩派的才子。王闓運在「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寫道：「沈琇瑩來肄業，石鼓高等生也，亦欲借其才華，以張吾軍。」（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六八七頁）王闓運對沈琇瑩寄望很高。一九〇七年他在為沈氏《後燕遊詞稿》所寫序中稱：「往者，朱衡州校士石鼓，屬余定卷，卷以千數，例糊名。一歲中，沈生琇瑩高列獨多。既而，沈生負笈從余游，治經之暇，輒肆力於詩、古文辭，凡漢魏六朝三唐諸作者，類能通其家法。至浙派野狐之學，未屑屑也。」林爾嘉則把沈琇瑩與王闓運相提並論。

沈琇瑩入菽莊吟社後，成為吟社的核心吟侶和後期的主持人。在吟社前期，林爾嘉主盟，沈琇瑩為吟社核心成員「十八子」之一，深為菽莊主人所倚重。林爾嘉稱：「每逢菽莊征詩，海內名流投稿恒逾千數，由沈傲樵評審次第，多得吾心。」（《庚申菽莊詠菊八首》之一，《林菽莊先生詩稿》，臺北：林氏家屬一九七三年十月刊印，第五頁）一九二四年七月林爾嘉離開鼓浪嶼，歐游養病，菽莊吟社交由沈琇瑩主持。自此直至一九四四年逝世，二十年間，沈琇瑩都是菽莊吟社的主持人。林爾嘉稱：「余歐游七載，及歸國，又寓滬十餘年，乃由壺天醉客沈琇瑩主持吟社，修禊事蟬聯無間。」（《己丑上巳靜勝樓修禊》小序，《林菽莊先生詩稿》，第七一頁）沈琇瑩主持吟社，除了年年廣續舉行修禊活動之外，還舉辦了菽莊主人壽慶、菽莊亭榭落成慶典和徵詩鐘大唱等活動，而最顯著的業績，則是具體操持「菽莊叢書」和「菽莊叢刻」等書的刊印。「菽莊叢書」計六種，包括了他本人的詩詞集《寄傲山館詞稿》和

《壺天吟》，而呂世宜《古今文字通釋》（一九二二年刊印）、陳榮仁《閩中金石錄》和林爾嘉《頑石山房筆記》三種學術著作，他或親自校勘，或為之作序；第六種《鷺江名勝詩鈔》則是他的弟子江煦所編。『菽莊叢刻』計八種，是吟社幾次徵詩來稿的精選，均由他親自審訂，一九四〇年刊印。由於徵詩範圍廣泛，作者衆多、分布面廣，叢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主持吟社期間，沈琇瑩曾於一九二七年初，與另一位駐社核心吟侶蘇大山應菽莊之子林小眉、林希莊兄弟之邀，游臺灣二十餘天，與臺灣詩家文士進行廣泛交流。

自甲寅年人駐菽莊吟社直至逝世，沈琇瑩寓居廈門鼓浪嶼長達三十年，與菽莊主人林爾嘉成為畢生知己，結下深厚情誼。林爾嘉在酬贈他的詩中甚至稱「知己生平只一人」（《讀壺天醉客寄懷之作感賦》，《林菽莊先生詩稿》，第三九頁）。而沈琇瑩也視菽莊為曠世知音，十分珍惜二人的交情和菽莊給予他的禮遇。沈琇瑩之子沈驥晚年曾記述乃父對二人交情的一段生動描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叔藏先生與余為莫逆交，向不以余簡傲而拒余，更不以余老拙而棄余，此叔藏先生知余之深也。春秋佳日，風月良宵，涉園尋趣，杖策同游，飲真長之酒，說吳均之餅，持江蟹之螯，餐秋菊之英。顏怡花木，心託豪素；梁園詞賦，西崑酬唱；奇文欣賞，險韻推敲；刻燭題襟，焚香讀畫；興往情來，形骸相忘。即當遠適異國，消夏名區，古蹟新聞，長箋短札，郵筒往復，殆無虛日。至於仁義纂組，道德琢磨，音不輟於驟雨，色不渝於嚴霜；雖鮑叔之於管仲，龐公之於司馬，慙慙懇懇，無以復加。」（沈驥《菽莊詩稿序——為紀念愛國詩人林叔臧老伯百年誕辰而作》，見《林菽莊先生詩稿》，沈序第二頁）正是這種知遇和交情，使湖湘才子沈琇瑩將廈門作為自己的第二家鄉，在此安

居、終老。

二

沈琇瑩於傳統詩文各種體裁均擅，而於詞用功最深。其前期所作詞，「密於隸事，疏於總律」，故盡焚之。（沈琇瑩《懺綺詞稿》跋語）《寄傲山館詞稿》十四卷，為作者不同時期自編的五部詞稿之總匯，包囊了他三十歲以后的主要詞作，林爾嘉為之序。其中《泡影詞稿》分甲乙丙丁四稿，收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間游歷羈旅之作，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夏日在廣州寓舍重檢，刪存編定；《前燕遊詞稿》，當為一九〇五年游歷之作，乙巳年（一九〇五年）八月編於長沙孝簾精舍，有同里南嶽懶樵李邃甫序；《後燕遊詞稿》，收丁未年（一九〇七年）謁選入京時所作詞，有其師王闓運丁未年九月所作序、作者辛亥年（一九一一年）夏於廣州所作跋；《鮫珠詞稿》分甲乙丙丁四稿，為二十餘年來所作詞之刪存，己巳年（一九二九年）春日編於鷺江寓樓；《懺綺詞稿》分甲乙丙丁四稿，收己巳年（一九二九年）春之后所作詞，庚辰年（一九四〇年）編於鷺江壺天園之玉蘭室。

沈氏弟子江煦在《寄傲山館詞稿》跋中寫道：「師在都時，有貴郎欲為刻《前後燕遊詞稿》，在粵時，有新聞社友欲為刻《泡影詞稿》，入閩後，有東寧公子欲為刻《鮫珠詞稿》，師皆未之許也。菽莊主人以世亂未已，恐師之詞稿久而散佚，再四索取全稿，刊之鷺江。」跋文述其刊印緣由，從中亦可見沈氏詞名早著。林爾嘉在《寄傲山館詞稿·序》中則稱，將沈琇瑩詞稿列入「菽莊叢書」刊行，與當年湘

綺老人把他招入門下一樣，乃「欲借其才華以張吾軍」。顯然，刊印詞稿不僅僅是爲避散失。

林爾嘉此前還曾爲沈琇瑩詞稿寫過另一序言，但未見刊印；序文手稿尚存兩頁殘稿，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四冊之《菽莊等閩臺名人詩作原稿》。此序對沈琇瑩詞及其地位作了獨具識見的評論，內容均爲後來刊印之《寄傲山館詞稿序》所無，頗有學術意義和史料價值。殘稿全文如下：「歲甲戌皋月×日，余將適廬山，時近賤辰，先期社侶敲詩載酒，觴余於藏海園之談瀛軒，沈子琛笙撰駢文數千言爲介，瀕行更出其《寄傲山房詞稿》相質，乞一言以弁其卷。老成凋敝，知己幾人，譙羽瘖音，聊相慰藉。余讀竟，曰：沈子湘產也。湘古多詞人，文藻孕於山川，騷愁發乎情性，靈均、景差遠矣，近代壬秋王先生與沈子實振其緒而傳其業。沈子其志潔，其行廉，其詞茂以淵，可以誦頌昇平，藻飾萬匯而有餘；顧令其引商刻羽，度曲終老，僅以詞自見乎？抑今者乾坤何世，文章誤我，沈子志既潔，行既廉，詞既茂以淵，不以引商刻羽，度曲終老，以詞自見，奚以自聊乎？憶×歲，余第○○以帆影、調涼州第一徵詞海內，沈子時客霞漳，投詞邁其等輩，是爲余識沈子之始。己丑余倡立菽莊吟社，邀沈子入幕，遂得時以文酒相盤桓。沈子詩文均高華，惟性嗜詞，能以彫心鏤肺之構，寫憤時嫉俗之情，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非歟！沈子與余年均……」（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四冊，九州出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二三六至二三七頁）

上面所引序言片段，爲林爾嘉手稿之殘存部分，題爲《寄傲山房詞稿序》。從中可知，沈琇瑩請其作序在甲戌年（一九三四年），詞集名爲《寄傲山房詞稿》，與後來刊印者雖僅一字之差，但其時《懺綺詞稿》尚未編就，可見，所序之詞稿與後來收入「菽莊叢書」之詞稿不盡相同；二篇序文內容也不重

復。因此，此序文手稿，不是一九四三年所作《寄傲山館詞稿·序》的初稿或棄稿，而是另一篇詞稿序言。必須指出的是，這篇未定手稿中的若干回憶記述有誤，如與沈氏結識之經過不準確，以「帆影」為題徵詞是在一九二〇年，其時沈氏早已入吟社、居鼓浪嶼；此外，徵詞調「涼州第一」為「氏州第一」之誤，倡立菽莊吟社的時間「己丑」（一九四九年）為「癸丑」（一九一三年）之誤。

儘管如此，這篇詞序殘稿仍有其顯著價值，特別是對沈琇瑩詞的傳承和特色的闡述。殘稿指出沈琇瑩及乃師王闓運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湘楚辭賦傳統的傳承者，並點出這一傳統的兩大特色即「文藻」與「騷愁」的根源；在此基礎上揭示沈氏詞的特色，即一方面藻飾萬匯而有餘，另一方面抒寫傷心人別具之懷抱。

傷情是楚騷文學的傳統，也沈琇瑩詞的一重色彩。他曾自稱：「有時而為窮途之泣」；「我誦我詞，我心傷悲！」（《泡影詞丁稿·跋》）一九二九年，他在整理二十年來詞稿後寫道：「檢視再三，乃刪其淫以哇者，存其哀以思者，不禁喟然而嘆曰：浪游二十餘年，奈何不一變楚聲美人遲暮、湘蘭怨我矣！……題以鮫珠，聲與淚俱。」（《鮫珠詞稿·跋》）承襲楚騷文學餘緒，注重抒發心中悲情，作品充滿感傷情調，這是近代湖湘詩派區別於其他詩派的一大特色，也是沈琇瑩詞的基調。

注重「文藻」、雕鏤「藻飾」是《寄傲山館詞稿》的又一重色彩，用沈氏及其師王闓運的表述，就是好為「綺語」。丁未年（一九〇七年），王闓運在為沈氏《後燕遊詞稿》所寫序中稱：「余老矣，頗以綺語為戒。沈生方壯年，感均頑艷，亦固其所行矣。嶺南風物宜詞者衆，鹽英閑曹，咏嘆必及。將以引商刻羽，一變株離之土音，不亦善乎？」在這裡，王闓運指出了沈氏詞的「綺語」問題，婉轉地提出

「以綺語爲戒」，希望他到嶺南任職后，新的生活、新的環境有助於改變這種詞風。沈琇瑩其實也深以爲戒，力圖改變。他最后的一編詞稿以「懺綺詞稿」爲題名，即寓懺滌綺語之意。一九四〇年他在該稿跋語中曾簡述其詞風格之變化，略云：「幼學填詞，好爲綺語。……厥後有作，結習未忘，綺語之戒，數數犯之。老猶好事，自寫閒情，東塗西抹，亦不復似三五少年時。若夫哀思之音，時有令人不能卒讀者。」（沈琇瑩《懺綺詞稿·跋》）可見，沈氏詞風之變化，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少年時，好爲綺語；二是壯年後（三十歲後），由於「感均頑艷」，雖着意克服綺語而往往不能免；三是老來，戒去少年綺語，變爲哀思之音。《寄傲山館詞稿》包含後兩個階段的詞作，因此，既多綺語、藻飾之詞，又重傷感、哀思之音；綺語漸趨減弱直至於無，而傷情則貫穿始終。

三

沈琇瑩詩作數量亦多，晚年自編詩集《寄傲山館詩稿》，辛丑年（一九〇一年）之前所作未能形成自家面目，故盡焚去；辛丑年後存詩編爲《湖海吟》《嫵隅吟》《霞中吟》《綰緜吟》《壺天吟》五編。作爲「菽莊叢書」第五種於一九四三年刊印的《壺天吟》即是其第五編，收錄作者乙亥年（一九三五年）秋移居林氏府壺天園之玉蘭室以後所作詩。

林爾嘉《壺天吟·序》對沈琇瑩這部詩稿的特色有精確的評論，概括地說，一爲實錄，一爲隸事。

《壺天吟》中的大部分詩是菽莊吟社吟事和個人生活情感的實錄，其中最多的是菽莊吟社的日常

社課和其他雅集之作，以及吟侶之間尤其是與菽莊主人的唱和酬贈。沈琇瑩是菽莊主人專門延聘、發給月俸的駐社吟侶之一，吟社的各種活動都得參與，因此，此類詩多。此前沈琇瑩在為蘇大山《紅蘭館詩鈔》所作序言中寫道：「往者，歡侶命儔，更唱迭和，月以十數，歲以百數，體或古或近，韻或競或病，晷或分或寸，急就之章，雷同之句，可則存之，否則焚之，何者為副墨之子，何者為雒誦之孫，無暇過而詢焉。」（沈琇瑩《紅蘭館詩鈔·序》，見蘇大山著《紅蘭館詩鈔》，序第一頁）可見，此類詩焚棄者已多。而所留存者，大都具有較高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隸事用典是六朝詩文的特點，也是湖湘派包括沈琇瑩詩詞的一個重要特色。林爾嘉《壺天吟·序》對沈氏詩的這一特色有精彩的描述：「隸事遺言，雄奇要眇，風雨爭飛，魚龍百變，猶之長爪郎百錦囊中物。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元遺山云：『詩家只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四語不啻為《壺天吟》題也。」在菽莊吟社核心吟侶中，除了施士潔，很少像沈氏這般隸事遺言者。

沈琇瑩《寄傲山館詩稿》共分五編，林爾嘉原擬一並刊印，但未獲沈氏應許。故除《壺天吟》外，其餘四編詩稿均未刊印，如今則已不復見。而沈氏乙亥年（一九三五年）之前的詩作大都也已散失，僅部分收入菽莊所刊其他專題作品集得以保存。一九七九年，沈琇瑩之子沈驥編選《沈傲樵父子詩詞選集》（臺北：一昇印刷公司一九七九年印行），在臺灣印行，其中《寄傲山館詩稿》所收沈琇瑩詩稿，亦有部分《壺天吟》之外的作品；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七輯第四冊之《菽莊等閩臺名人詩作原稿》，亦收錄若干沈琇瑩佚詩手稿，殊為難得。

沈琇瑩多才多藝，學識淵博，著述亦多。《民國廈門市志》卷三十三《流寓傳》沈琇瑩傳云：「琇瑩爲古文，疏宕有奇氣，駢文淵博而出以沈雄，長短句亦工，頗爲王湘綺所許。性嗜酒。其爲詩文也，率成腹稿，枕上得句，輒起就燈下狂草，非其徒不識也。惟性簡傲，非所心契，雖社友不能得其隻字。人以是多之。能度昆曲，姬人解音律。莆田黃文清爲繪《荔音圖》。著述頗多，菽莊爲刊《寄傲山館詞稿》、《壺天吟》行世。」（廈門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整理《民國廈門市志》，方志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九三頁）他留存下來的作品，除了詩詞之外主要有序文（包括菽莊壽序），散見於菽莊刊印的各類書籍和吟友刊印的詩文集。此外也有聯語偶見，如福建晉江西資巖寺便鐫有他撰書的對聯：「古佛意云何，記否一千年前，石上現身初說法；名賢來隱此，贏得三百載後，山中歷劫有遺書。」沈琇瑩對詩詞文諸藝術有着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常與人談詩評文；而對其入室弟子、菽莊吟侶江煦的作品，則幾乎每篇必有點評。一九五四年，旅居澳門的江煦自編詩文集《草堂別集》（嶺南：春滿堂一九五四年排印），將沈氏對別集中各詩文的點評，一一予以錄存。這些點評，雖然大多片言隻語，但亦表達其藝術見解，可以看作是他留存下來的、採用傳統詩文評方式的另一種著述。沈琇瑩遺存的詩詞作品和其他著述，有待於進一步搜集、整理和研究、評估。

洪峻峰

二〇一六年四月於廈門大學

目錄

前言	洪峻峰	一
寄傲山館詞稿		一
序	林爾嘉	五
泡影詞稿		一一
前燕遊詞稿		八二
後燕遊詞稿		一〇六
鮫珠詞稿		一二七
懺綺詞稿		二一四
壺天吟		二七三

序	林爾嘉	二七六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一		二八〇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二		三二四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三		三六八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四		四一六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五		四六四
寄傲山館詩稿五編之六		五〇六

寄傲山館詞稿

卷一至卷六

813.8

寄傲山館詞稿

葉國慶先生贈書

一九五三年

菲莊叢書第三種

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書印

寄傲山館詞藁

百忍老人署

